

CHINA'S FAMIL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RMONIOUS SOCIETY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和谐社会视域下 中国家庭发展

宋健等著



中国人口出版社
China Popu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和谐社会视域下 中国家庭发展

宋 健 等著



中国人口出版社
China Popu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谐社会视域下中国家庭发展/宋健等著.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7.2

ISBN 978 - 7 - 5101 - 4982 - 5

I. ①和… II. ①宋… III. ①家庭问题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69.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3218 号

和谐社会视域下中国家庭发展

宋 健 等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口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和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1 - 4982 - 5
定 价 98.00 元

社 长 邱 立
网 址 www. rkebs. net
电 子 信 箱 rkebs@126. com
总编室电话 (010)83519392
发行部电话 (010)83530809
传 真 (010)83519401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 80 号中加大厦
邮 编 100054

前 言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古老、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连接国家和个体的重要社会制度。家庭是个人抵御外界风险的第一堡垒，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重视家庭、重视亲情的优良传统，家庭的生存和发展是最重要的国计民生议题之一。

在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我国的家庭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20世纪前半叶，官方统计的家庭平均户规模在5人左右，20世纪后半叶则维持在3~4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为3.1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3.44人减少了0.34人。家庭形式日渐多样化，丁克家庭、空巢家庭、单亲家庭、留守家庭、重组家庭等不断增多。受家庭规模缩小、家庭结构转变的影响，加上现代婚育观念的冲击，家庭功能也在经历着弱化与外化。家庭的一些传统功能（如养老）趋于弱化，家庭面临的风险加大。在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促进家庭发展，增强家庭发展能力，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和重大挑战。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再一次强调：“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

和睦的家庭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要素，促进家庭发展、增强家庭幸福能力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抓手。秉承这一思路，《和谐社会视域下中国家庭发展》一书以“和谐”为主旋律，全面梳理中国家庭发展的方方面面，试图

绘制一幅中国家庭发展的全景图。

全书共分十五章。第一章绪论以“和谐”为切入点,论述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关系,奠定全书的基调。第二章通过介绍家庭基本概念、家庭历史沿革、家庭人际关系变迁和生命周期变化,阐明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第三章则紧扣“家庭发展”,介绍了家庭发展和家庭发展能力及其相关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阐述家庭与社会的关系,论述家庭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第四章引入实证数据,概括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家庭变迁状况,包括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的变化。第五至第九章全方位探究中国家庭变迁的影响因素,从人口转变到婚育行为的变迁,从生育政策到城镇化和老龄化,全面揭示了推动家庭变迁的社会、经济、文化、人口因素以及家庭变迁下的多样化家庭形式状况。第十至第十三章从多个角度关注家庭发展:第十章关注家庭的经济功能,描绘家庭作为一个核心经济单位的财产积累、收入、消费支出状况及家庭经济不平等模式;第十一章紧扣国家“健康中国”发展战略,提出家庭健康概念,从个体健康走向家庭健康;第十二章介绍家庭文化及如何构建和谐的家庭文化;第十三章从社区角度看社区建设与家庭发展的关系,提出当前社区网络关系弱化环境下,家庭发展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家庭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持,第十四章从家庭视角和性别平等视角剖析现阶段中国的家庭政策,提出新时期中国家庭政策体系建立和完善的方向与内容。作为收尾,第十五章回到“和谐”主题,阐释“和谐”是家庭发展最朴素的真谛,“和谐”体现了家庭和社会发展的统一,家庭与社会应同发展、共和谐。

尽管社会各界已认识到家庭及家庭研究的重要性,然而迄今为止,还缺少系统、全面阐述中国家庭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著作,本书尝试性地开始这一项工作,多视角、全方位梳理中国家庭发展的轨迹,呈现中国家庭发展的全貌,探索中国家庭变化的规律。希望以本书为引,倡导各界关注家庭研究,重视家庭发展,参与家庭建设,共同提高家庭发展能力,构建和谐社会。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促进家庭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1
第二节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家庭发展基本思路	8
第二章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	13
第一节 家庭、户与家庭户	13
第二节 家庭的历史沿革	17
第三节 家庭人际关系	21
第四节 家庭生命周期	26
第三章 家庭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	31
第一节 家庭发展的含义	31
第二节 家庭发展理论	34
第三节 家庭发展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	48
第四章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家庭变迁	53
第一节 1949 年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	53
第二节 家庭规模的变化	57
第三节 当代家庭结构基本特点	63
第四节 家庭功能的弱化与外化	70

第五章 家庭变迁的影响因素	78
第一节 引起家庭变迁的可能因素	78
第二节 人口转变及其对家庭的影响	84
第三节 居住安排对家庭结构的影响	90
第六章 婚育与家庭发展	95
第一节 人口转变与婚育	95
第二节 婚姻变迁与家庭发展	102
第三节 生育行为变迁与家庭发展	110
第七章 计划生育与家庭发展	117
第一节 中国计划生育对家庭发展的影响	117
第二节 独生子女与父母的代际互动	122
第三节 从“老年空巢”到“中年空巢”	126
第四节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	129
第八章 城市化与家庭发展	135
第一节 人口流动与农村“空心化”	135
第二节 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国农村家庭	141
第三节 农村留守儿童与隔代抚养	147
第四节 有利于家庭发展的城市化模式	156
第九章 老龄化冲击下的家庭发展	163
第一节 世界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	163
第二节 “有老家庭”与“纯老家庭”	172
第三节 老龄化对家庭消费与支出的影响	179
第十章 中国家庭的经济状况	187
第一节 家庭财产水平与分布	187
第二节 家庭收入的增长与差异性	195

第三节 家庭消费水平变化和结构变迁	202
第四节 家庭贫困	210
第十一章 家庭健康	218
第一节 家庭健康的含义	218
第二节 我国居民健康水平的变化与挑战	223
第三节 从个人健康到家庭健康	237
第十二章 家庭文化建设	244
第一节 家庭文化概述	244
第二节 家庭伦理道德与营造和谐的家庭关系	253
第三节 构建和谐的家庭文化	272
第十三章 社区建设与家庭发展	285
第一节 从单位到社区	285
第二节 社区建设	292
第三节 基于社区的家庭发展	299
第十四章 家庭发展政策	308
第一节 家庭视角下的公共政策	308
第二节 性别平等视角下的家庭政策	317
第三节 家庭养老支持政策	324
第四节 我国家庭发展的政策需求与政策提供	330
第十五章 家庭与社会同发展、共和谐	337
第一节 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与理论	337
第二节 构建和谐社会与实现中国梦	342
第三节 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石	350
后 记	356

第一章 绪 论

促进家庭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有什么关系？和谐社会视域下家庭发展的基本思路是什么？本章从和谐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关系出发，回答上述问题，以作为本书的开篇。

第一节 促进家庭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一、和谐社会与风险社会

和谐社会是要素合理与功能协调的社会。^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五项任务之一^②，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从强调社会稳定到提出小康社会^③，再到构建和谐社会，显示了执政者对社会发展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因为社会稳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小康社会主要侧重于社会发展的数量目标^④，而和谐社会则提出了社会发展的质量目标。^⑤

“和”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按照中国古辞书《广雅》中的解释：“和，

^① 朱力，“和谐社会”的社会学解读，南京社会科学，2005（1）：46—53。

^② 参见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04年9月27日第一版。

^③ 小康社会是1984年邓小平接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提到的：“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800美元，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4页。将中国人常说的“小康之家”的概念创新性地用于国家。

^④ 2013年6月，习近平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指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参见“习近平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书面采访”，《人民日报》2013年6月1日第1版。

^⑤ 朱力，“和谐社会”的社会学解读，南京社会科学，2005（1）：46—53。

谐也”，说明“和”与“谐”实为同义；而“和，相应也”^①，显示状态的平稳和关系的协调均衡为和的要义。《论语·学而》中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则强调和谐的重要性，指出这是过去贤能之王的治世理想。和谐的理念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则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最终目的是“使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

概言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经济层面上，是在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生活相对安康的社会；在社会层面上，是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比较合理，能够保证社会基本公平和正义，绝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收益，具有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在政治层面上，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比较健全、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完善的社会，是政通人和、稳定有序并且充满活力的开放社会；在法制层面上，是法制健全、社会秩序良好和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是政府依法治国、组织和个人依法行事、社会关系依法调节、人们和谐相处的社会；在文化层面上，是社会团结、文化繁荣、诚信友爱、道德风气良好、人们心情舒畅、社会各方面能够形成基本价值认同的社会；在其他协调发展层面上，是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对外开放与国内发展能够相互促进的社会”^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积累的各种公共危机与社会风险。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人们往往世代居住在一个地方，少有流动迁徙；知识更新缓慢，凭经验可以处理大小难题；人际网络相对固定，远亲不如近邻，相互照应。“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③是当时常态社会背景下的理想世界。然而，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城镇化与工业化首先改变了人们的居所和职业，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土地和农业不再是所有人的终身依靠，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需要投身到城市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在陌生人的社

^① 参见《说文》。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 2005 (3): 4-16.

^③ 参见陶渊明《桃花源记》。

会中学习新的规则，并面临失业、贫困、流离失所等风险。由此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生活观念、世界观等遭受到全方位的冲击。世界上所有经历了和经历着现代化进程的国家，无一不被这潮流所裹挟，并努力去适应或调整。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针对 19 世纪欧洲社会变迁引发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失范现象，就曾提出了“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的思想，成为社会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社会团结的思想主张国家和政府应当承担起主要责任，同时积极促进新兴社会组织的自身发育，发挥它们在促进社会团结中的作用，用新的业缘关系网络替代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网络。^① 但业缘关系网络真的能替代血缘和地缘关系网络吗？

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是风险。风险是指影响未来事件或行为及其结果的某种不确定性，是关于某一事件或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对发展目标的影响的描述。人口、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组织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构成了现代风险社会的五个基本风险源，而全球化、城市化、贫富两极分化、社会治理能力弱化和大众风险感知强化实际上扮演了风险社会的催化剂的角色。^② 按照德国社会学家贝克^③的风险社会理论，现代社会中的风险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自然风险，它是现代化的产物，是人为的风险，涉及经济、政治、生态和技术等多个层面。信息化和社会流动加速环境下的社会风险不仅广泛存在，而且能够普遍传播，甚至发生代际传递；风险是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决策与行为的衍生品，是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正常运行的共同结果；风险一旦发生，其严重程度会超出预警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无所不至的潜在风险与不确定性，使现代社会的人们生活在巨大压力中，社会性不满情绪和社会性冲突如地火般悄悄运行，会寻找可乘之机酿造危机性事件，引发社会动荡，威胁社会安定。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认识到现代社会的风险本性，了解其运作逻辑，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措施防范与规避风险。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 2005 (3): 4 - 16.

^② 张成福、谢一帆. 风险社会及其有效治理的战略.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9 (5): 25 - 32.

^③ [德]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 译林出版社, 2004; 15.

二、家庭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如何防范与规避风险是现代社会必须面对的挑战，除了国家和社会的力量之外，家庭的作用不可忽视。虽然家庭的内涵一直在演化并正在扩展和多样化^①，但家庭迄今为止仍是世界各国公认的个人的避风港和社会的稳定器，是承受社会风险的第一道堡垒。每个人都出生于原生家庭（即父母的家庭），大多数人都在成年后拥有自己的新生家庭（即夫妻自己组建的家庭）。“自然界的规律是让人和动物对自己的子女给予保护，让子女从生下他们的人那儿得到养料和帮助以便生存成长”^②，家庭是儿童成长、老人安养的最佳地点，生命的给予、养育和世代的更替就这样在家庭中完成。无论在原生家庭还是在新生家庭，父母、夫妻、子女作为世上最可亲近的人，是个人遇到委屈和挫折可以与之倾诉并重新获得力量的源泉。调查显示，即使在家庭发生剧烈变化的今天，父母仍是青少年烦恼时主要的倾诉对象^③；而老年人获得外部经济支持主要来自子女。^④对美国现代社会家庭的观察也显示，美国的家庭保留了所有社会的家庭共同具有的两个基本的和不能削弱的功能：一是对人的性格的影响，任何个体的初期社会化都需要一个能提供温暖安全和相互支持的环境；二是成人性格的稳定化，即婚姻关系和配偶相互提供的感情上的安全感。^⑤早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卢梭就认为“家庭生活的乐趣是抵抗坏风气的毒害的最好良剂”^⑥，家庭抵抗和化解风险的能力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家庭安全会使个人幸福、家庭美满、社会和谐；家庭风险则会造成个人不幸、家庭破裂和社会动荡。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化解家庭风险、保障家庭安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是有着牢固而强大家庭基础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形成了完整而严密的传统家庭/家族制度。这种制度以父权制为基础，对于家庭/家族中的各种关系，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亲属关系、小家庭与

① [美]苏珊·纽曼.独生子女：欢乐与挑战.文汇出版社，2004：1.

② [意]阿尔贝蒂著，梁禾译.论家庭.西安出版社，1998：19.

③ 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编著.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中国人口出版社，2015：84.

④ 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编著.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中国人口出版社，2015：92.

⑤ 哈拉兰博斯·希德尔.家庭—功能主义的观点.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8（10）：30—32.

⑥ [法]卢梭.爱弥儿——论教育.商务印书馆，1978：21.

家族的关系、家族与外部的关系都有着详尽的规定，并且通过社会化内化到社会成员的意识中，在文化上对它也加以支持和维护。^① 传统的五种伦常关系中，有三种（即夫妇、父子、兄弟）关系均出自于家庭，而另外两种（即朋友和君臣）关系也常常被比拟为家庭中的兄弟和父子关系。因婚姻、血缘、长幼等形成的家庭关系更是被称为“天伦”；而享受“天伦之乐”历来被中国人认为是人生无上的幸福。《诗经·小雅·蓼莪》中曾反复吟唱父母的养育之恩：“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由此，对待父母，不仅在物质上要尽到赡养的责任，还要在精神上报之以尊敬。“子曰：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② 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夫妻誓言和“兄友弟恭”的兄弟情谊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讲话时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③，这体现了国家对家庭发展的重视，也强调了家庭建设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关系。

三、增强家庭能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家是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家庭与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密。无论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从家庭到国家的追根溯源，还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指出的“家庭是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基本形式，若干家庭组合而成村庄，村庄再组成国家（城邦）”，我们看到，一方面，家庭通过婚姻、生育和收养行为连接起了

^① 马春华、石金群、李银河、王震宇、唐灿. 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 社会学研究, 2011 (2): 182 - 216.

^② 参见《论语·为政篇第二》。

^③ 参见《习近平：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2015-02-25。来源：腾讯网、中国青年网。http://agzy.youth.cn/qsnag/zxbd/201502/t20150225_6490633.htm

个体，并使其具有亲缘和血缘关系；另一方面，若干家庭通过村庄或社区的形式，形成了家族、家园和家乡，使共享同一乡土的人们拥有了地缘关系，成为“乡亲”，且邻里守望互助。在社会网络中，家庭正是连接个体与形成国家整体的重要节点。

然而，延续数千年的家庭制度正在面临巨大挑战。首先，婚姻制度遭受婚姻观念和婚姻形式的冲击，并影响到家庭制度的稳定性。传统家庭的形成前提是两个不同性别个体通过婚姻的社会结合。这种社会结合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它使性关系固定下来，把生育的血缘关系明确起来，使性和生育在婚姻范围内进行。^① 随着教育的普及、女性广泛参与社会劳动、性别平等观念的推行、避孕技术的发展、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延迟结婚、终身不婚，甚至出现了同性婚姻，婚姻概念有了新的内容，婚姻形式呈现多样化，离婚更加自由、婚前或婚外性关系虽受到舆论谴责但仍屡见不鲜。其次，家庭内的生育观念和行为发生重大变化。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先是在发达国家，随后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生育率的下降成为令人始而兴奋继而恐慌的潮流。生育率的早期下降代表着人口转变的发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体现。死亡率下降之后，每对夫妇、每个家庭意识到没必要为了保有一定数量的成年子女而过多生育，生育率开始从超过5个孩子的水平持续下降到2.1的更替水平，世界人口爆炸的引线渐渐被拆除；然而，生育率并非下降到更替水平这个理想数值左右就停顿下来，而是继续下行，到达1.5以下，甚至1.3以下的极低水平时，在各国引发了“低生育率陷阱”和人口负增长的恐慌。目前“低生育率陷阱”是否是普遍现象，以及早期达到极低生育率的发达国家生育率水平能否成功提升，以摆脱陷阱，是一个令人提心吊胆、拭目以待的世界性问题。少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所导致的“少子化”与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导致的“老龄化”和“高龄化”同行，造成了畸形的人口年龄结构，并对社会经济良性运行具有负面影响。重建家庭制度、提升或稳定生育率水平，成为各国逐渐形成的共识。

近百年来，中国的婚姻家庭制度随着社会变迁发生了剧烈变化，冲击甚至颠覆了传统的文化与制度。中国近代的婚姻制度变革可追溯到清末民

^① 齐晓安. 社会文化变迁对婚姻家庭的影响及趋势. 人口学刊, 2009 (3): 31-36.

初时期，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关系的变化相呼应，是近代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或细胞，家庭从来没有独立于社会变迁之外，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浪潮给中国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人口、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要素共同作用于家庭的方方面面，包括家庭结构、关系、功能和价值取向。^② 我国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在20世纪50年代前，家庭户平均人数基本保持在5.3人水平；1990年缩减到4.0人，2010年缩减到3.1人，2014年进一步缩减为3.02人。^③ 不仅家庭规模缩小，中国家庭的形式也不断多样化，“丁克”家庭、重组家庭、单亲家庭、“空巢”家庭、残缺家庭等家庭形式不断增多。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的关系和功能也在变迁。一方面，由于中国文化的深厚传统和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传统的家庭形式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生养教化功能仍多由家庭承担；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和现代化的作用使得子女数量不断减少，无论是父代外出打工，还是子代求学就业，地域间流动的普遍性、居住的分散性，加之婚姻观念的不断变迁，家庭的碎片化趋势加剧。由于中国特有的国情和政治经济制度，中国的家庭变迁远比西方复杂，并呈现更为多元的模式和路径。^④ 事实上，逐渐弱化的中国家庭正处在贝克所诠释的风险社会中，家庭受到来自社会变革和经济周期的冲击，人类随时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当前中国人口突破13.5亿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5000美元和城市化率突破50%。这三大指标，标志着中国的社会需求、社会矛盾、社会热点已到了新的拐点，中国的社会系统性风险不断增加^⑤。由于这些风险具有一定的潜伏期和高度的不确定性，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一旦爆发，很可能导致非常态扩散和放大，潜在风险会转化为公共危机。^⑥ 在这种背景下，促进家庭发展，增强家庭能力，发挥家庭

^① 何锐. 清末民初中国婚姻制度的变革. 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10.

^② 杨菊华, 何绍华. 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 人口研究, 2014 (2): 36-51.

^③ 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编著.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5: 3.

^④ 彭希哲, 胡湛. 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12): 113-132.

^⑤ 连玉明. 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No.1: 社会管理科学化与制度创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⑥ 连玉明. 关于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几点认识. 大连干部学刊, 2012 (6): 5-9.

作为社会减压器、缓冲剂和稳定阀的作用，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和重大挑战。

第二节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家庭发展基本思路

我们以系统论和家庭系统理论作为本书的基础理论，结合家庭生命周期等其他相关理论和现有文献研究成果，提出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家庭发展基本思路。

一、系统论、家庭系统理论与家庭生命周期

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要素、结构、功能四个概念，以及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三方面的关系是系统论的核心。系统理论（Systems Theory）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一般认为是由美籍奥地利人、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 Von. Bertalanffy）创立的。

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在这个有机系统里，整个社会系统被分为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精神领域四个部分。因此，对广义的“社会”概念的理解是由上述四个部分组合而成的整个社会系统；狭义的“社会”则是指同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精神领域相并列的社会领域。^① 本书将结合具体内容分别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视角使用社会这个概念。构成社会系统的各要素或子系统之间存在相互协调的问题，和谐社会就是各部分联系紧密、适应良好的社会形态。

家庭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系统。家庭成员是家庭系统中的元素，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构成元素的互动。根据系统论，系统整体上呈现其内部元素所不具备的特征。家庭因其成员人数和相互关系不同具有不同的结构，并进而呈现不同的功能。家庭系统中某元素的残缺或变化会对其他元素甚至整个系统产生影响；系统有寻求内稳态或均衡的倾向，一旦失衡，反馈机制将试图使其恢复平衡，这一功能有助于保持家庭的稳定；家庭系统遵循

^① 童星. 社会管理学概论.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21

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则，即整体的特征和行为并非家庭成员个体特征和行为的简单加总。^{①②} 不同家庭成员对家庭系统的影响和对家庭总体状况的认知并不相同。^{③④}

系统理论给予我们两点启示：其一，系统既有整体性，又有其中元素的个体性。社会发展或家庭发展既不能脱离整体，只看到问题的某个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又需要兼顾个体，在社会发展的同时需“以人为本”，或在家庭发展的同时需兼顾每个家庭成员的利益。就家庭系统而言，由于不能脱离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对某个单独成员进行充分的了解^⑤，因此讨论作为系统整体特征之一的家庭发展，不能由某个家庭成员的主观感受或个体特征来代替，需要同时考虑家庭成员间的联系和差异性。其二，系统内部元素的变动会造成系统的变化。如社会某一局部功能的失调可能会酝酿整个社会的风险或危机；而家庭成员的变化则会对家庭系统造成影响。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是以个人的生命周期去比拟家庭，由两个人的婚姻关系组成家庭，类似于人的出生，是家庭的诞生阶段；当第一个孩子出生，家庭进入扩展阶段；直到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家庭扩展阶段完成。随着第一个孩子离开家庭，家庭进入萎缩阶段，最后一个孩子的离开家庭，使家庭进入“空巢”期。当老年夫妇相继去世，由他们所组建的这个家庭也完结了其生命历程。上述家庭生命周期六个阶段，并没有考虑夫妻离异等婚姻变故，也没有考虑到独生子女甚至无子女等情况，更没有考虑到扩展家庭等父母与已婚子女同住的复杂家庭形式，但并不妨碍其成为理解家庭不同阶段及其特征的经典理论。

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家庭系统呈现不同特征。新婚夫妇家庭和

^① Nichols, M. P. & Schwartz, R. C. *Family Therapy: Concepts and Methods* (7th ed.).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6: 91.

^② Carlson, Jon, Sperry, Len & Lewis, Judith A. *Family Therapy Techniques: Integrating and Tailoring Treatment*. Routledge. 2005: 18.

^③ Bonomi, A. E., Boudreau, D. M., Fishman, P. A., Meenan, R. T. & Revicki, D. A. Is a Family Equal to the Sum of Its Parts? Estimating Family – level Well – being for Cost – effectiveness Analysis.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 2005 (14): 1127 – 1133.

^④ Bertelli, M., Bianco, A., Rossi, M., Scuticchio, D. & Brown, I.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Quality of Life and Family Quality of Life for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Living in Italy.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earch*, 2011. 55 (12): 1136 – 1150.

^⑤ 张志学. 家庭系统理论的发展与现状. 心理学探新, 1990 (1): 31 – 34, 20.